

革命故事讀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一集



目錄

一	不要放過程四錄	吳勇燕(一)
二	英雄小八路	王玉胡(二〇)
三	賣魚郎	福林(一八)
四	小王莊兒童團	柯藍(二四)
★		
五	工人的旗幟趙占魁	穆青(二八)
六	女工英雄李鳳蓮	常工(三五)
★		
七	林大娘有了千百個兒子	(五一)
八	小經理	趙樹理(六〇)
★		
九	紅軍長征故事	(六八)

十 革命軍人呂頤保

遼 峯（八〇）

十一 功勞砲

劉子珍 曲折之青四（九〇）

十二 不要殺他

韓 寨（九一）

★

十三 毛主席少年時代故事

蕭 三（二六）

十四 朱總司令故事

柯 藍（二二）

十五 馬克思故事

蕭 三（二三）

十六 列寧故事

考璫璫夫（二三）

不要放過四錄

吳勇燕

——給解放軍叔叔們的一封信

野戰軍某部臨南下時，接到了各地羣衆大批慰勞品與慰問袋。其中有一個袋子是冀魯豫第二軍屬小學十三歲學生吳勇燕獻的，袋子裏首先裝着一個戴着大蓋子軍帽的國民黨匪軍的畫像，還有小吳同志親筆寫的一封信。

解放軍叔叔們：

關於這張畫，叔叔們也許都不懂吧，叔叔們，請你們不要犯急性病，讓我仔細講講，你們就會懂了。

我先介紹我自己，我今年十三歲了，從前當過姊妹團的小組長，現在在高級小學唸書。我的家就在二專署裏。我再介紹一下我爸爸。叔叔們，你們裏邊也許有認識他的吧，他也是一個人民解放軍的戰士哩，人家都說他是一個頂老的解放軍戰士。他叫吳行思，人家叫他「老三萬五」。我爸爸的家在湖南。他說湖南在洞庭湖南邊，毛主席的家

也在那裏。

我爸爸說：咱們解放軍原來叫工農紅軍。那時候，毛主席和朱總司令領導的工農紅軍可不算多，在湖南和江西。後來鬼子要佔中國北邊的地方，他們爲了打鬼子，就舉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爸爸說：要不是他們「二萬五」，中國早毀啦。可是那時候蔣賊不叫「二萬五」去打鬼子，聽說他的飛機炸死咱好多人哩。我爸爸說光一個「二萬五」，他身上就掛了四次花。

我媽媽的老家也是南邊的。她家很窮，她有個哥哥，也當了紅軍，後來犧牲啦。媽媽和姥姥在家很受罪，他們要飯要到城裏，我媽媽又當了女工。後來我媽媽到了延安，那時候我爸爸在抗大當分隊長，他們倆才認識，就結了婚。後來我爸爸就到前方去當連長了。

從我記事時起我就不大常見我爸爸。我想爸爸的時候，媽媽就說：「你爸爸成天忙，又得打仗，又得宣傳打日本。」我爸爸不常來看我，可是他很疼我，每次來都給我帶些玩藝，小虎皮啦，花布袋啦，有一回還搶回來一面日本旗。

有一天我媽媽正給看護們上政治課（那時她在一個醫院裏當指導員），我也坐在一邊聽。忽然院長來了，他喊我媽媽到了門口，小聲說了幾句話。我媽媽的臉忽然不好看

了。院長替她上課，她急着就往外走。我去趕她。院長不叫去，我沒聽他的，一氣跑進了傷兵住的院子。

到了屋裏一看，床上添了一個傷兵，頭上包了白布。我仔細一看，原來是我爸爸。當時我就想哭。可是我想，爸爸過去說過好幾回，哭是最沒出息的，我沒有哭。

媽媽問爸爸什麼時候受傷的，爸爸說：「有四五天了。」他笑着說：「只脖子裏破了一點點皮，沒有啥，討厭的是得睡幾天……」爸爸的話我不信，我看出來他說話不敢高聲，好像很疼。

那一回我爸爸住的時間最長了，差不多一個多月才出院。病房是借用老鄉的房子，和老鄉住在一院裏，房東有個小孩，已經十六歲了，在莊上當青抗先^①。有一次他從外邊拿着紅纓槍回來，到我爸爸屋裏玩了一會，又問我爸爸的傷是不是好了一些。等他走了以後，我爸爸嘆了一口氣向我說：你叔叔「現在也該長得這麼大了。」我糊塗了，叔叔多得很，醫院裏就有幾十個，誰知道他說的是哪一個叔叔。

後來爸爸告訴我，在湖南，我還有一個奶奶，兩個叔叔，一個姑姑。生我的前一年，爸爸接到一封家信，那時候他們都活着哩。爸爸摸着我的頭說：「再過幾年，全中國都解放了，帶着你去看看他們。」

那一回是爸爸第一次說到老家的事。我見他的回數很少，見面以後，他給我談的都是一些學習的事和政治道理，老家的事過去從來沒有說過，我想再叫他接着說下去，不知爲啥，他再也不談了。後來我問媽媽，媽媽說，在他們結婚的那一年，爸爸接到了奶奶的一封信，爸爸離開家六年，家裏受了很多欺侮，奶奶和二叔都坐過監，奶奶已經哭出病來了，他盼着紅軍打完日本再回去，替他們報仇！媽媽說到這裏眼裏就有淚啦，我聽了媽媽的話才懂得爸爸爲什麼不願意說。

我十歲的那年三月裏，爸爸來看我們了。那時我爸爸在劉師長隊伍裏當團長。他看見我很高興，一把抱住我，笑着說：「也許，這一回你能看見你奶奶了。」他和媽媽談了很多事情，什麼日本投降啦，平漢戰役啦。他又說，上級叫他回南方工作，還商量着怎樣把我那一歲的小弟弟放在保育院裏。

爸爸一連住了三天，我們大家都很高興，可是第三天就出事了。那天我記得很清楚，剛吃完早飯，收發拿了一封信來，爸爸接過去一看信封，臉上忽然緊張了。他大聲向媽媽說：「家信！」就急忙撕開信封看起來，我偷着跑到爸爸旁邊去，我忽然發現他的手打起戰戰來了，我心裏想一定有不好的事，我看那信，信可不短哩。叔叔們，你們別嫌我寫的太長，這封信頂要緊啦！不說可不行。

信上說，湖南災荒很嚴重，已經餓死了不少人。在起先，家裡還算沒餓着，因為二叔叔和姑姑都已長大成人了。誰想晴天出了大禍，去年八月裏，有一個叫程四錄的人，一定要霸佔姑姑，鬧了好幾場，姑姑趁着大家不留心，跳了井啦。二叔叔不甘心，夜裏到程家去放火，第二天程家把二叔叔打了個半死，二叔叔氣瘋啦，他罵着：「誓死要報仇！」到處找刀，奶奶哭着央求鄰居把他綁起來，他把繩子又弄斷了；後來奶奶給鄰居磕頭，大家商量着給他帶上手銬腳鐐鎖在一個屋裏。他帶着腳鐐亂跳，又向牆上碰頭，就那樣一直七天七夜才完了。臨死的時候，他還口口聲聲喊着「哥哥回來快報仇吧！」最後信上說，奶奶的眼睛已經快哭瞎了，成天有病，頭髮快白完了，現在娘家住着，還成天哭，成天盼望爸爸快回去報仇。這封信是舅舅寫的。

爸爸越看，他的手越打戰戰。媽媽抱着弟弟從屋裏出來了，也站在爸爸旁邊看信。爸爸連最後幾行也沒有看完，就忽然把信往媽媽袖子上一放，站起來了。他好像渾身都在打戰戰，搓着手在院子裏走着。停了半天他咬着牙說：「好，好，你等着吧！」那一天媽媽勸了爸爸很多話，爸爸也沒說啥。

第二天，第三天，爸爸一直很難過，悶着頭準備回南方的一些事情。誰知道事情又變啦，部隊上的通訊員來了，我聽見爸爸向媽媽說蔣賊的「和平」是哄人的，現在正準

備向根據地進攻，上級已決定不叫我爸爸南下了，仍舊回部隊去。我爸爸擦着他的手槍大聲說：「打吧，打打打，打，打……」第二天一早，他就回隊伍了。

爸爸回部隊以後一直沒有再來過，接着就真的打起仗來。我們住在邯鄲，他們在黃河南鐵路大打仗。媽媽有時也把爸爸的信給我看。快過年的時候，我忽然發現媽媽很不安心，那一天她到學校裏看了我兩回，見了我以後又不說話，我問他心裏有啥事，她搖了搖頭……。晚上，我回到媽媽的醫院裏，走到媽媽門口，隔着門簾，聽見媽媽正在和別人談話，仔細一聽原來是蘇姨的聲音，蘇姨就是媽媽醫院裏的蘇醫生。我聽見蘇姨說：「也許不準吧，你聽誰說的呢？」我媽媽接着說：「誰知道呢？我聽司令部的胡科長說的。」蘇姨又說：「你該寫一封信向前方問一下呀！」媽媽說：「我今天清早就寫啦。」

我估量着他們是說我爸爸的事，可是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那晚上，我媽媽的工作很忙，我沒有敢問她，就悶得很難受的睡了。

第二天上午，來了一個解放軍叔叔，我認得他姓王，就在我爸爸那個團裏當參謀。

王參謀進來以後，我只記得他說話的聲音又小又慢，還取出來一封信。我搬着媽媽的胳膊看了信，我只記得光看見幾個大字：「吳行思同志已經光榮犧牲了！」當時我就

想大哭，可是，爸爸不是最厭煩孩子們哭嗎？再說爸爸犧牲得很光榮，我到底咬着牙沒有哭。我媽媽坐到床上呆了半天也沒有哭。

這封信原來是我爸爸的政委寫的；他說我爸爸一個月前光榮的犧牲了，犧牲的非常英勇。那時是蔣匪又向咱根據地大舉進攻，爸爸那個團打的很好，把敵人打死了好幾千，可是爸爸在反衝鋒時負了重傷，當時就昏迷了，抬下來以後，他還清醒了一會，他向衛生隊長說：「他沒有啥掛念，只盼着媽媽別太傷心，好好工作，孩子們都長大起來；他只覺得沒有能親眼看到全中國勝利，可惜他不能再爲黨工作了……」政委還希望媽媽不要難過，免得把身體鬧壞了。

解放軍的叔叔們，我不能再寫下去了，寫到這裏我的手抖擻起來了，其實我不寫，你們也會明白的。

我爸爸犧牲已經三年了，媽媽和我都沒有忘記他的話。叔叔們，這幾年我媽媽和我成天價盼望着咱全國勝利哩！

自從聽說你們要過江了，我媽媽和我都高興得不知道怎樣好啦。我媽媽要求跟着頭一批隊伍南下，可是上級說，我媽媽身體不好，頭批南下不行，得等到第二批，那我也得等到第二批了，我可急壞啦，這幾夜光做夢哩！

聽說大家都給你們送慰問袋，我當然更要送了。我一邊縫慰問袋，一邊想，關於我爸爸一生的事，我該和你們說一說，我想我奶奶在湖南早就盼望的不得了，聽我媽媽說好些老同志的家都是這樣的。叔叔們你們別忘了，他們可早就盼你們去哩，他們早就等急啦！

我盼着你們快過長江，我媽和我也早等急啦！寫到這裡我才想起那張畫來，叔叔們，那張畫是我畫的，畫的是程四錄的像。我爸爸說程四錄是個大地主，他家從上代就壓迫俺，後來我爸爸當了紅軍，他就當了蔣匪的軍官，爸爸說他在什麼行營裏當官，我爸爸又說，他有兩撇小鬍子，右眼比左眼大，左邊鼻子凹裏有一個小猴子，我給你們寫信的時候，就想着畫出來了，叔叔們，你們要碰見了他，千萬可別放過了呀！

註釋：●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鋒隊的簡稱，抗戰中解放區的青年抗日組織。

本篇大意：這是一個小朋友寫的真實的故事。從這故事裏可以看到人民解放軍一個老幹部的出身和他的堅決的革命精神，並且可以看出農村中地主惡霸的暴行及他們與蔣匪的關係。

討論問題 ●為什麼吳勇燕的母親曾經在家受罪要飯？這情形是誰給造成的？●吳勇燕的爸爸為什麼不能常來看他？難道說他爸爸不愛自己的孩子麼？●吳勇燕的奶奶叔叔們受到國民黨的欺侮監

禁，爲什麼他爸爸不願意輕易說出來？③程四綠是一個什麼人？他有什麼罪惡？爲什麼他能迫死人不償命？④什麼叫封建勢力？封建勢力同蔣介石有什麼關係？⑤吳勇燕聽說他父親光榮犧牲後，爲什麼咬牙不哭？

英雄小八路

王玉胡

——小同志許逢家——

許逢家犧牲了，全國的幹部戰士誰都惋惜的說着：「好小鬼——真不該死！」他才十六歲，入伍還不到一年。他的入伍是一段很動人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的冬天，部隊在延安待命，一個班住在南門外的一家客棧裏，許逢家就在這個店裏當店員。部隊來了，他非常高興，時常抽空子到班上去玩，部隊借用什麼東西，他總是殷勤的照應，一兩天，就和戰士們搞得熟了。他很羨慕軍隊的生活。天沒亮部隊起床出操，他隨着起身，在高處觀望；部隊上課，他在一旁側耳細聽；部隊唱歌，他也隨着哼哼；空下來的時間，他便和戰士們在一起寫字。

一天，他忽然對班長說：「我參加隊伍行不行？」班長認爲他說着玩，也就隨口答道：「當然能行啊，就怕你捨不得家。」許逢家聽了，睜大了那雙烏黑的大眼睛說道：

「班長，你的話是真的？」

「哪個還哄你。」

長。

許逢家聽了班長的話，便跑到新市場買了一個小洋瓷碗和一把小銅勺，回來找到班

長。「班長，咱啥時走？我準備好啦。」說完，便拿出他的小洋瓷碗和小銅勺。

「這幹什麼？」

「我看同志們都有，我也買了一套。」

班長看見這種情形，不由好笑說：「小鬼，剛才只是給你說笑的，你才十五歲，當兵還小呢！」許逢家聽了，身子冷了半截子，他爭辯的說：「我不小，什麼我也能幹，班長，我一定跟你走！」

班長被這孩子的懇切哀求感動了，他鄭重的說：「小鬼，你真要參加軍隊倒好說，你必須和家裏商量好。」

「不能，我大要知道了，走不成咧！」

「你是不是想偷着走？」

「噫。」

原來這孩子有參軍的願望很久了，前幾年父親從家鄉把他帶到延安，他就聽到很多抗日戰爭中八路軍的英勇故事，他又親眼看到八路軍對人民的愛護，沒有一個幹部或戰

士不是誠心誠意爲人民服務的。正因爲這樣，老百姓對八路軍也都當做自己家裏人一樣地看待，一樣地親熱。他非常想當這樣一個兵。有一次，他偷偷去參加隊伍，隊伍上說他年紀小不夠格，他却硬要人家收留，鬧得隊伍上對他也無可奈何，後來他父親找來了，才連嚇帶哄的領了回去。

班長最後勸他：「你年紀還小，想參軍再過幾年也不遲。要參軍也應該和父親好好說明道理，偷着走總是不合適的。……」這孩子沒有說什麼，含着淚走了。

部隊出發的前一天，許逢家忽然不見了。客棧裏告訴他父親，他父親跑遍了全延安，找不到一點下落。

第二天部隊行軍到距延安幾十里路的一個村莊，忽然碰到了許逢家，他找到班長和指導員，要求參軍，並說他是專在這兒等隊伍的，指導員暫時把他收下了。

第三天，他父親找來了，許逢家正要躲開，指導員領着他父親到了他跟前。

「我兒，跟大回去吧，和指導員說好咧！」父親很溫和的說。

「不回，死也不回！」

「聽你大的話，還是回去，願當兵長大了再當。」

「指導員，你不要說這個，……」許逢家不耐煩的截斷了指導員的話。

「家兒，還是跟大回去，你還小，出門在外，大不放心。」

「在八路軍裏啥不比家強，用你操心！」

父親啞口無言了，確實也說不出八路軍的不好來；父親最後有點傷心的說：「不回家算了！」許逢家沒有看見父親的眼淚，這句話却聽的很清楚，於是他笑了。

入伍後要他做通訊員，他却一再要求下班扛槍，最後上級答應了他，發給他一枝較短的馬步槍。但比他還高呢。他很愛護他的槍，整天不離手，不是擦洗，便是練習。

冬訓開始了，團上提出了要舉行實彈射擊比賽，號召湧現大批的特等射擊手，爭取全團能平均打到二十五環以上。從此，各連隊掀起了練兵的熱潮。許逢家雖然年紀小，並不落人後，而且還是最積極的一個，他起得早，看不見瞄準，就舉槍練臂力，或練習投彈。他虛心好問，能利用一切課外時間自習，遊戲時間，別人去玩，他在練，臂酸了，眼痛了，仍咬着牙練，他牢牢記着首長的話：「多練」「苦練」「熟練」才能成功。有時他也玩一玩，但他玩的是軍棋和劈刀，軍棋可以學習智謀，劈刀可以鍛鍊體力。

實彈射擊比賽開始了，有些老戰士滿不在乎，結果便脫靶。有的過於心慌，環數也不多。輪到許逢家，他不慌不忙的臥入工事，「砰」的一聲，接着便聽到報靶的人喊「十環！」

靶場的週圍起了掌聲，第二槍又響了。

「十環！」又是一陣掌聲。

「小鬼真了不起！」大家議論着。看的人愈來愈多，陳團長高主任也來了。成千雙眼睛都望着許逢家，他有點臉紅了，心裏忐忑的跳。他強壓下一口氣，發了第三槍。

「九環！」

「了不起！了不起！應按三十環獎！」陳團長高興的跳起來，撫着許逢家的頭連聲稱讚，並乘機警惕那些驕傲不用心的戰士，號召向許逢家學習。許逢家却有點喪氣，對最後一槍不滿，要求再打一槍，他被允許後槍聲響了，報靶人幾乎扯破了嗓子喊叫：「十環！十環！」

靶場上響起了很久很久的掌聲。

許逢家獲得了特等射擊手的榮譽稱號，還得了很多獎品。他並不驕傲，虛心的說：「咱還是新兵，沒戰鬥經驗，打幾環算個啥！」

部隊要深入敵人腹地，去完成一個戰鬥任務。連首長怕許逢家跟不上隊伍，決定暫時把他留下，把槍交給另外一個同志，許逢家聽了很不高興。

「我拚了一路，現在讓我交給別人，我不滿意，為什麼偏偏把我留下！」許逢家說